

亨利第四

意大利皮藍德薩著

徐霞村譯

南京東方印書館印

近代名劇譯叢

Lo Prandello
Francisco V

亨利第四

意大利皮藍德婁著
徐餘麟村譯

南方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出版

亨利第四

每冊實價國幣拾伍圓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皮藍德婁

翻譯人 徐霞村

發行人 葉波澄

印刷所 重慶南岸敦厚下段六十三號
南方印書館

發行所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關於作者

皮藍德婁 (Luigi Pirandello) 以一八六七年生於意大利的西西里省，先後在本省，羅馬，和德國的彭城受教育。他所專攻的是哲學和語言學。一八九一年，在彭城獲得哲學博士的學位回國。此後他便在羅馬的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做教授，一直做到一九二一年。

皮藍德婁從十八歲起便開始寫作。他的最早的文學作品是詩。但是他的根本詩集在我們現在看來並沒有什麼可注意的地方。接着他又寫了許多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多半是寫西西里島的景物和風俗的，其中最早的一些短篇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一直到幾年前有一位愛羅倉共的出版，把他的短篇收集了三百六十多篇，出了一個全集，定名為「十年的故事」(Novelle per un Anno)。他的長篇

小說，在他的作品中的地位僅次於他的劇本，其中如「故巴斯加」(Il Fu Mattia Pascal)、「老年與青春」(I Vecchi e i Giovani)、「電影攝影日記」(Di Giù)，都是現代歐洲文學中的重要小說。

在「故巴斯加」中，我們可以隱約地看到皮藍德婁在他後來的劇本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荒誕的作風的雛形。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一個鄉村的圖書館員，因為不堪妻子和岳母的吵鬧，私自逃走。可巧不久他的住宅附近的河裏發現了一個腐朽了的死屍，於是家裏人便以為他是自殺了。其實巴斯加這時正在曠地迦羅，並且贏了一筆大錢。當他偶然從報紙上看到自己的死耗的時候，他便打消了回家的念頭，改名梅司，開始了一種漫遊生活。但是不久他便遇到了麻煩，想完全脫造一個人的過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使我們要再變作一個真的人，我們須先撰出多少具體的，瑣細的事情啊。」巴斯加漸漸對於他的孤寂的旅行生活厭倦起來了。末了，他便在一個羅路的家裏裏僱了房客。他不由自主地終於這個家庭，尤其那女兒，發生了異

趣。但是他感到他沒有權利去戀愛。巴斯加已經死了，梅司羅只是一個空洞的名字。當那女孩子回到他的過去的生活時，他感到非常難以回答。他看出自己已經使那個可憐的女孩子生了許多他不能滿足的希望。有一天，他發覺他藏在房裏的錢被人偷走了許多。他想報告警察，但是他忽然覺悟到他連自己是誰都沒法子證明，怎能控告別人呢？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再度逃走。於是他把他的手杖和帽子放在一個橋上，帽子裏寫了梅司羅的名字使人家和信梅司羅已經自殺了，自己却向故鄉走去，想給他那好吃懶做的女人和那嘵嘵不休的岳母一點報復。但是結果這一條路也不通了。從他的兄弟口裏，他知道他的妻子已經嫁了一個闊丈夫，並且有了孩子。於是在小說的末了，我們看見故巴斯加站在他的那些家人前面，把他們都嚇倒了，他們都以為自己遇見了鬼。這部二十萬字的巨著裏充滿了哲學的推理，但是因為是用一種幽默的筆調和一種戲劇式的開展寫來，我們讀起來，不覺發覺其間。

皮藍德婁一直到五十三歲（一九一三年）還想到以戲劇為表現的工具，這就略

不久便使他成了一回世界聞名的作家。他的劇本在世界上，看來似乎很簡單，很顯淺，其實我們只要稍爲利用一下我們的腦子，便可以發覺他的精妙無比。『人們都說我的劇本晦澀，』他於一九二四年在倫敦的『世界』雜誌上寫到一個人的信，『然而經過大膽的戲劇。其實這新劇本與舊劇本不同的地方的，在於思想感情爲基礎，前者卻是理智的表現。我對現代戲劇的實質就是：要加入感情。以前的劇本祇是醉於感情的劇本裏，現在他們卻要爲人作理智的作品了。』『別的作品都是他的作品，感情永遠是佔主體，思想祇是一種輔助的力量，但在我這裏，理智卻是戲劇的主要的動機。他的人物們都是不斷地要表現自己，批評自己，嘲諷自己，分析自己。爲了達到他的理智的目的，皮祇不惜把他的人物而造成一些沒有血肉的木偶，並且把牠們放到最不可能，最荒謬的劇情裏去。在一篇劇裏，他寫一個男子把他的情婦送與給他的丈夫；在另一篇劇裏，他寫一個人爲了避免認真的結婚的義務起見，竟開玩笑地娶了一個妻子；在另一篇劇裏則是丈夫追着他的妻子去回到

她的情人那裏。所以皮薩德妻有時又被稱為「神奇派」(Grotesque)。

從前的歐洲劇作家，從小仲馬一直到伯納蕭，寫劇的目的總是在攻擊一種社會制度，宣傳一種社會思想。但是皮薩德妻對於人類既沒有使命，又沒有教訓。他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把人類的真正的面目暴露給我們大家看。我們平常總是覺得我們的「自我」是一個整個的，除了我們自己所看見的那個之外，並沒有其他的「自我」。照皮薩德妻的意見，我們的「自我」不但不止一個，而且有許多個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意大利的批評家保治司(G. A. Borgese)在一段論皮薩德妻的文章裏解釋道：「我們常帶一種稍高的聲音來讀『我』字。我們以為，或者我們相信我們以為，我們各人都像一個單元的原子似的。但是當我們把這問題仔細考查一遍時，我們在這個貌似單純中要找出多少不相合的成分啊！一個人對自己或別人要表現出多少無窮的方面啊！在我們的舒情的內在的自我和社會的處世的自我之間，在今天的自我和明天的自我之間，要有怎樣深的一些海谷啊！」這兩種「自我」的

衝突，便造成了皮藍編寫的劇本的基本的題材。

上面所說的社會的「自我」，照皮氏的說法，只是一種我們用以處世的「面具」。但是這種「面具」並不一定是自覺的，欺騙的。反之，我們大家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覺得牠是「面具」，而錯把牠認為真的「自我」。當我們的「面具」一旦被別人或被自己揭穿時，那便是人生的悲劇。

在他的「帽與鈴」(Il Barro e Sonagli) 劇裏，皮藍想對於這個觀念發揮得非常明白。比特利茲聽了鹽婦羅拉沉娜的話，相信她丈夫和他的書記威衍巴的妻子有了曖昧。帶着妬忌的怒火，她決意要使這一對愛人當衆出醜。於是，找了一個藉口，她設法把威衍巴逼到另一個城裏去辦事。在臨行時，威衍巴到比特利茲面前請她照料他的妻子，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在社會面前交代了。比特利茲料到她的丈夫在辦事回家時，一定要去找威衍巴的妻子，於是跑去通知了警察。果然，正如她所希望，她的丈夫立刻被捕了。但不久她便找出這件事的結果於她一點好處都

沒有，而且自己反成了全城的談資，不得不回到母親家裏。正在這個關頭上，羅爾巴回來了。這一下，羅爾本來帶着替性的方便突然將戰術改變。反擊威爾巴早已知道他的妻子對他不大忠實，知道他是種醜，這樣老的人不能相信一個比他年輕的女人。不過爲了顧全面子起見，他總想起到裏面下去也說夠了。現在呢，他反夢卻破了。「你的姊妹竟把我的醜態押在地下來這等發洩，」我初看見這種對比時利茲的弟弟說，同時把自己的帽子取下來用腳蹬了幾下。那時，只有他已經回去把他的妻子殺掉來爭得社會的尊重嗎？不用，我們的威爾巴有一個上處女身四條命。這辦法很簡單，就是：事情是比葬利茲惹起來的，現在只消把一切事情都歸一轉口口上，假說她告發是因爲她犯了竊刑，把她送刑庭人院去關幾個月，事情就可以完全解決了。「這是爲你的好處啊，太太。我們這些人都知道什麼了。現在所有的事務也應該知道纔好。一點也不要驚慌，因爲裝一個瘋女子是很容易的。讓我去找律師吧。你祇消把事實在所有的人面前喊出來就夠了。沒有人會相信你，都以爲你是瘋

了。『這齣戲的結局是，比特利茲的母親，兄弟，和縣長都同意了成行巴的提議，比特利茲呼叫着又猛下去。』

我們不但愛別人帶「面具」，而且永遠愛對自己帶「面具」，所以在「現實的快樂」(Il Plaisir de l'Ordre)裏，巴多文諾說：「孩子不一定要在社會前面裝，也要在我自己面前裝。這樣，假使我做出什麼壞事，那也是他罰(面子)做的，不是我做的。」

一個人既是時常把自己的「面具」，即社會的「我」，當做真的「我」，那麼，通過這層錯覺，我們的一切印象，一切知識，當然也都是靠不住的。在這裏，皮藍德婁對於「真理」本身都推翻了。他覺得我們人世間並沒有一切客觀的「真理」，只有我們各人所見到的「私人」的「真理」。「在這世界上，沒有比那相信自己是對的那個人更是瘋子了，」皮藍德婁告訴「帽與鈴」雲的城伯也說。而「不是真是」(C'est)「劉裏」一位丈夫相信他的妻子已經死去了，相信他自己又變了

第二個，相信他的岳母是瘋子；同時，他的岳母卻以為她的女兒是活着，以為她的女婿之所以把她認識第二個妻子，不過是由於他的錯亂的想像；當一些好奇的人們把那遺妻找出來時，他們所得到的答案卻是：「你們要什麼？真情嗎？真情是這樣。我是佛羅拉夫人的女兒，我也是彭沙先生的第二個妻子。是的，對於我自己，我誰都不是。……你們以為我是誰就是誰！」這也可以說是皮藍德婁對於「真理」問題的答覆。

皮藍德婁最著名的作品是「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物」(Sei Personaggi in Cerca d'Autore)。在這部驚世世界的劇本裏，皮藍德婁不但充分及進去了他的全部的哲學，並且也勝入地表現了他的寫劇的技巧。這是一部劇中的劇。事情是發生在一家劇院舞臺上。經理和演員們正排着一齣新劇，舞臺上忽然跑上來六個不速之客。經理問他們有什麼事，他們答應他們是六個劇本中的人物：一個是父親，一個是母親，一個是繼女，一個是兒子，一個是小男孩，一個是小女孩；因為被他

們的作者所棄，想要找一個作者把他們的悲劇排出來。經理弄得摸不着頭，便答覆他們說他這裏沒有作者。但是這六個古怪的男女倒不肯走，一定要經理做他們的作者。於是，一問一答地，帶着無數的笑話，他們便把他們的故事說出來了。原來父親和母親是一對結過婚，而且生了一個兒子的夫妻。父親有一個私人書記。這書記常常到他們家裏來。不久這書記和母親發現他們兩個是「能夠互相了解的」。父親見了這種情形，立刻把母親趕了出去，並且把兒子送到鄉下去養。母親和書記同住，生了三個私生子，那就是繼女，小男孩，小女孩。父親一個人住了些年，漸漸覺得無聊起來。他的兒子雖然長大了，但因為沒有人照料，脾氣與他不合。為好奇心所動，他便開始向母親的新家裏和那些私生的孩子注意起來。母親覺出了這件事的危險，立刻把家搬到另一個城去了。此後兩下音信隔絕了許多年。在這期間，那書記死了，母親和孩子們，因為窮困的關係，又搬回了本城。她和她女在巴其夫人那裏找了一個工作。巴其夫人是一個以賣衣服為名而開幽會所的婦人，她之收留她

們母女，其實是因為看上了繼女——她這時已經是十八歲的姑娘了，——想把她領入這種罪惡的生活。在這裏，這齣戲就到了緊張的地方。原來父親這回是落了一城，孤孤獨獨地站着，而且，因為生理上的要求，也是一個巴其夫人的主顧。有一天，他又去了。他挑了繼女，一直到了隨時隨地認出了是她。接着，母親也來了。帶着一種坦白的的心情，他立刻把她和她的孩子們接回家去。但是雖然如此，這種家庭的家庭竟不能和腫地過下去。繼女帶着一種高傲的態度切斷一切。兒子永遠不肯對這些人表示一點親熱。這自然是使母親心碎的事。但是她的悲劇並不在此。有一天，小女孩在花園裏玩，竟掉到池子裏去，小男孩看見他的姊妹淹死，也掉了一把斧頭把自己打死。末了，繼女不忍再活下去，也棄家逃走了。以上的情節，一部分是由六個人物口中敘述出來的，但是到了末尾，幻象竟變成了現實：觀眾當真聽見了鐘聲，於是，這齣在紛亂中開始的戲，又在紛亂中結束了。

這齣戲的主要的意義，就是指出人的「自我」並不是一個，而是許多個。這六

個劇中的人物的悲劇之所以造成，就是因為每個人物都認為另一個人物的暫時的行為就可以代替他的「自我」，而互相責難。所以父親對他自己說：「對不同的人們自己常是不同的，然而我們卻老是幻想我們自己無論在什麼地位都是一樣的。沒有東西比這個再假的了，證之我們常常在做著某種動作的時候，有時自己忽然驚奇起來一事，即可以知道。我們知道我們並沒有把我們的整個的自己從這個動作裏表現出來。我們知道，假使有人把一個人光憑這動作而做學，光憑這個特別的刹那來判斷，就彷彿他的全生命都在這裏聚集起來，表現出來似的，我們一定要認牠做一個很殘酷的錯斷。」

在另一部分批評家的眼目中，皮藍德婁的最大傑作是「亨利第四」(Enrico IV)，因為「亨利第四」不止是乾乾地表現出了皮藍德婁的基本觀念，並且牠的壯麗，牠的魄力，牠的舞臺效果都超乎皮藍德婁的一切劇本之上。

這齣戲的中心人物是一位現代意大利的青年紳士。這位紳士愛上了一位叫瑪蒂

達的小組，但是瑪蒂達却比較喜歡一個叫貝克萊的另外的青年。有一天，城中舉行化裝遊行，這位紳士把自己扮做十一世紀的羅馬皇帝亨利第四，又叫瑪蒂達扮做亨利第四的敵人契斯干的瑪蒂達伯爵夫人，一同參加遊行。遊行的時候，「亨利第四」和瑪蒂達是並肩而行，貝克萊當也騎着馬在他們後面。走到半路，貝克萊偷偷地用劍把「亨利第四」的馬屁股刺了一下，那馬痛得立了起來，把「亨利第四」跌了下來，跌傷了頸部。起初，人們都以為跌得不很重，並沒有去注意。但是過了兩點鐘之後，當客人們都聚在「亨利」的客廳看演着各人的角色時，他們纔發現「亨利」已經瘋了，當真以為自己就是那十一世紀的羅馬皇帝。從此以後，他家裏的人都瞧着他的瘋狂，把他的房子裝飾成皇帝宮的樣子，並且僱了三四個青年人，做爲他的軍機大臣。這瘋狂一直繼續了十一二年。有一天，他自己忽然清醒過來了。他發現他的瑪蒂達已經被他的情敵搶了去了，他已經不能恢復他以前的生活了。因此他祇好繼續地裝着瘋，不讓他四周的人注意到他的改變。又過了八九年，他

的舊愛人瑪蒂達帶着她的情人貝克萊笛，她的女兒弗莉達來到他的別墅，同時又帶來了一個神經病醫生，打算治好「亨利」的病。爲了見到「亨利」起見，他們只好也穿起古裝，扮做十一世紀的人物。經過了一度的會見，醫生便想起了一個古怪的治法：叫瑪蒂達和她的女兒都扮做瑪蒂達伯爵夫人，使「亨利」在一種突然的驚震之下看到她們中間的不同，爾覺悟到了自己時間的錯覺。但是因爲他的辦法是叫弗莉達裝做一幅畫像在黑暗中呼喚「亨利」，在實行的時候幾乎把那早已痊愈了的「亨利」重行嚇瘋。當人們發現他并不瘋狂的時候，他便把貝克萊笛的陰謀當衆揭了出來。在一陣失望的苦痛中，他抱住了年輕而美麗的弗莉達，說服着她原諒他所知道的瑪蒂達伯爵夫人。貝克萊笛跑過來搶救，但是「亨利」卻很快地拔出了劍，刺到他的身上。當這位臨死的受傷者被人們擡了下去時，他口裏不住地喊着：「他並不瘋！他並不瘋！他並不瘋！」暮落時，「亨利」感到自己所惹下的禍已經不容自己不做惡人，便把他的長袍招攔來說：「現在，我們只好永遠在一塊了。」